

靈英邀入洞府見樓臺鸞鶴之異石穴中有物飛去靈英指之曰此青雲芝也食之得仙情食之覺身輕行步如飛後入委羽山隱矣

三洞羣仙錄卷之四

三洞羣仙錄卷之五

正一道士陳葆光撰

蓬五

善俊烏龍叔卿白鶴

高道傳道士韋善俊訪道周遊名山遇神仙授三皇撒召之文得神仙之道常攜一

黑犬號曰烏龍所至之處必分食以飼之一日將遊少林寺僧方齋善俊乃牽犬於其側分齋食以飼焉僧曰人未食而食犬可乎曰吾過矣乃謝之尋出寺去眾望之師行愈速而犬愈大遂化為烏龍師乘之而去

神仙傳衛叔卿服雲母得仙漢儀鳳二年八月壬辰孝武帝殿上見一人乘雲車駕白鶴集於殿前帝驚問為誰答曰我中山衛叔卿也帝曰子乃朕之臣也可前共語叔卿本意謁帝謂帝好道見之必加優禮而帝今云是朕臣也於是大失望默然不應忽不知所在帝甚悔焉

萬象貨藥季主賣卜

續仙傳羅萬象不知何許人也久居王屋

山後南遊羅浮嘆曰此山朱明之洞天葛稚川曾棲此雖無鄧侯相留聊自駐矣乃結菴而隱或遊城市貨藥飲酒往來無定忽一膳則數人之食不謂之多或不食則莫知歲月日可行三四百里後不復出

丹臺新錄司馬季主賣卜於長安宋忠賈誼俱出休沐往見之季主趣向高妙忠等忽自失茫然無色悵然噤口不能言於是攝衣而起再拜而辭出市門僅能上車伏軾低頭卒不能出氣居三日忠見賈誼殿門外語曰道高益安勢高益危居赫赫之勢失身且有日矣

景閑碎金趙明燃屋

仙傳拾遺秦景閑不知何許人也會昌中寓止會稽市不常其居或飲酒佯狂凡十年好事者稍疑其異會稽張公家每加欵禮焉忽一旦取秤鎚手授良久引之如錫取鐵杵搏之為餅良久皆復如故張素貧景閑曰我將去矣命張取金擊碎之以炭相雜壘於鑪內熾火加藥闔戶告張曰炭

火息後可取所化之物以豐爾家念道濟人
人可以世享其富矣翌日張視之皆紫金也

抱朴子趙明左慈皆以氣禁水水為之逆
流又於茆屋上燃火煮鷄鷄熟而茆屋不
燃禁水著中庭大寒露之不冰禁一里中
使灼者不熱

秦避桃源田居柳谷

桃源記晉太康中武陵漁人黃道真泛舟
自沅沂流而入見山中桃花夾岸落英續

紛視一石洞涓流中吐寒聲漱玉居室蟬
聯池亭連貫雖男冠女服略同於外然所
服鮮潔顏色燦然見道真甚悅邀邀至家
為具酒食問今所歷代道真具以實告眾
皆感歎曰何人世之多遷賢也道真辭出

他日復尋^{三五}花源之路乃遂不復見矣

真誥雷平山之北昔名柳谷有田公者來
居此其北有柳沂水或名為田公泉云此
水是玉砂之流津服之除腹中三蟲矣

緱姑青鳥女真白猿

壩城記緱仙姑長沙人入道居衡山年八
十餘容色甚少於魏夫人仙壇精修香火
子然無侶數年復有青鳥形如鳩鴿紅頂
長尾飛來居所自語云我南嶽夫人使也
以姑修道精苦獨棲窮林命我為伴又曰

西王母姓緱乃姑之祖也河南緱氏乃王
母修道之故山也每有人遊山必青鳥預
說其姓名後知四海多難乃隱九嶷山

仙傳拾遺薛女真者不知何許人也晉時
世禁京師不寧有道之者多棲寓山林以
避世因居衡嶽尋真臺外示同凡內修真
道出行常有黃鳥白猿白豹隨之後乃昇
天

聶論宗性張講還元

神仙傳五代聶鍊師名紹元築室於問政

山不偶世俗自號無名子嘗撰宗性論修
真秘訣徐錯甚稱實曰吳筠施肩吾無以
過焉

高道傳道士張無夢號鴻濛子嘗遊天台
登赤城廬於瓊臺行赤松導引安期還丹

之法真宗召對講易即說謙卦上問曰獨
說謙卦何也曰方大有之時宜守之以謙
復命講還元篇無夢曰國猶身也心無為
則氣和和則萬神結矣心有為則氣亂亂
則英華散矣此還元之大旨也上說其說

洞賓蓬島景世雲軒

丹訣呂洞賓舉進士兩至禮部皆不利曰
既不利人間舉當修天上舉唐末因遊廬
山遇鍾離先生得其道每持惜氣貨筆墨

往來京畿衡嶽之間人多不識其洞賓也
而先生授以秘訣云三花和會化火龍直
出昏衢千日功成驂鶴駕先歸蓬島

真誥灞山有學道者鄭景世張重華晉初
受仙人孟德然口訣以入山行守五藏合

日法兼服胡麻及仙丹久久不復飲食而
身體輕強反易故形忽一日北方老君遣
太一迎以雲輦白日昇天

房逢西白徐遇東專

實賓錄唐房山長陰符大冊經序曰予少

好學道而慕長生見陰符言上有神仙抱一之道後人只究以安邦治國之法鮮知神仙至樂之術貞觀三年予遊泰山遂逢一老自稱西白不知其姓因話陰符全在神仙大丹之極要世莫能知遂傳以驪山

母所注即神仙抱一之道見焉五

神仙傳徐定辭蓬州人咸平中隸役于郡國董帛入關宿華陰客邸遇夜有書生自稱東專者揖定辭而坐相得甚懼留飲浹日及告行書生曰吾陳搏也以君非凡骨

故得邂逅于此定辭喜懼因懇求異術曰術不貴異但蓄精神不以好惡內傷甚善於是袖出藥一刀圭曰君餌此當壽百歲翌日訪之不復見其後亦尸解矣

契虛三彭上元五性

宣望志契虛者神骨狝秀居長安佛寺避祿山入太白山忽遇至人勸遊稚川府居一日登山頂見有城邑宮闕殿上有具簪冕者貌甚偉憑玉几而坐侍衛環列問曰子絕三彭之仇乎契虛無以對曰慎不可

留乃引去契虛後遁去不知所之稚川則葛真人也

漢武內傳上元夫人謂帝曰汝好道乎數召方士登山祠神亦為勤矣然汝胎性暴胎性淫胎性奢胎性酷胎性賊五者常舍

汝榮衛之中五臟之內若從今捨爾五性反諸柔善常為陰德救濟死厄不泄精液齋戒勤儉鳴天鼓飲玉漿蕩華池叩金梁按而行之當有異耳

鄒鑒司直呂誨糾正

列仙傳鄒鑒初同周撫為南門亭長今遷北帝靈關侯再遷高明司直之任高明之任如世之尚書僕射

翰府名談呂誨獻可以言事出安州一日獨坐小軒因合目即有所見一碧衣童子

云玉帝南遊交洲君子隨行糾正羣仙自此口食天府身遊紫府交洲苦熱上帝賜

汝清涼丹一粒公拜賜而咽之下喉若冰雪公自知不久於世有朱明復者湘江道中有金甲吏兵數百人公跨玉角青鹿明

復拜曰公其仙乎笑而不答口占詩曰功行偶然書玉闕衣冠無限葬塵埃我今從帝為司糾更有何人直柏臺

季偉定錄思和保命

茅君記茅中君諱固字季偉舉賢良方正累遷金吾閫兄大茅君得道遂棄官入山遇兄引見西城王君得仙補定錄真人

又小茅君諱衷字思和累遷五更大夫同中君入山尋司命君君引見龜山王母授道要補保命真人大茅君告曰吾今既去便有職任不可數相往來每年三月十八

十二月初二日邀師命友下臨句曲若有學仙好善男子至其日詣山吾因料理必相教誨於未悟者今茅山朝山之會自茲始也

董重復活甘始治病

真誥董君臨淮人行氣鍊丹百餘歲不老一日因事繫入獄中伴死臭爛生蟲昇至家復活後遂成仙

又甘始太原人善行氣不飲食依谷成子

得元素之法用之有效治病不用針灸湯藥在入間百餘年後入王屋山昇仙

青州從事紫府真人

西山記黃真君諱仁覽字紫庭其先武陵人力學有聞後棄官入道紫庭師事許君得其道尚為青州從事紫庭道成從許真君飛昇

青瑣高議右侍禁孫勉為元城埽官岸多墊陷埽卒曰有巨龜穴其下天晴輒出勉伺其出引矢射之正中其頸勉書夢一吏

召曰子殺龜今召子證隨至一宮闕吏曰紫府真人宮也勉曰真人何姓氏曰韓魏公也勉思念向蒙公提拂見當求助入望公坐殿上侍立皆碧衣童子勉再拜乞真人大庇公顧左右取青囊中黃誥童讀誥

曰五百世方比人身之貴穴殘埽岸事乃勉職也公命遣去

王暉虎耕陸羽鳥耘

高道傳道士王暉居華嶽熊牢嶺洞真觀常種黃精於谿側則虎豹為之耕耘出入

亦乘虎豹具鞭策如人乘馬無異著祕訣以教人修養其事隱而人莫之曉

唐逸史陸羽不知所生有僧得之於水濱

及長成聰慧能文以易筮之得漸卦取鴻

漸于陸為姓名隱於茗溪自號桑苧翁閉

門著書或時行歌于野吟詩擊木故時人

謂之今接輿羽嗜茶著茶經人以為茶神

又云陸羽象耕而鳥耘

仙柯給炭宣平負薪

仙傳拾遺王仙柯青城橫源人好行仁惠

家富巨萬所居之側山頗宜薪炭忽聞盜

斫柴者仙柯因檢行見乃一道士爾曰某

於谷中燒鍊丹藥每為闕炭因竊此柴燒

之仙柯問其所用幾何可以并為致之不

煩自致也道士忻然謝曰藥成後必當奉

報如是仙柯時往訪之一旦藥已成矣自

此為別也留丹數粒而去仙柯服丹自覺

氣逸身輕門側有大柏樹騰身而舉已往

木杪因此飛昇而去

廣記許宣平新安畝人也景雲年中隱於

城陽山南塢或負薪以賣每醉吟曰負薪朝出賣沽酒日西歸路人莫問歸何處穿

白雲行入翠微

費公石墨耿女雪銀

茅山記費長房遇壺公得其術書符行於

世寓茅山之東書符救人有功一日出山

傾硯水於石澗中其石變黑因號為石墨

至今取其墨亦可書符

女仙傳女冠耿先生者耿謙之女嘗因大

雪令宮妓以金盤貯雪搗為銀錠投洪鑪

中須臾成金指痕猶在又異人錄云先生

取雪實之削如銀錠投熾炭中及冷爛然

為錠銀矣

虛寂馬鳴大亮牛喘

高道傳舒虛寂守得真居新繁銅馬觀常

與人言昔黃帝與甯先生天真皇人眾真

會於此號其地為三會臺有銅馬隱於林

間今龍橋乃其舊迹後人於銅馬隱處築

臺以誌之秋夕澄霽忽銅馬騰躍嘶鳴見

之者得道虛寂居此三十年幸一見之一

日忽謂鄰母曰旦夕將他適欲以後事為託因指示其地囑曰瘞我於此當深三尺餘吾必有厚報是夕卒鄰母如其言而瘞之果得金一鎰以聞官驗所瘞但杖屨而已

仙傳拾遺馮大亮家貧好道亦無所習每遇道士及方術之人經過其門必留連延接唯一牛拽步磨以自給一旦牛死其妻楊氏對泣傷嘆曰衣食所給在此一牛耳牛既死何以資其口食手時慈母山道士每過其家來即懇歇累日時道士果來夫婦以此語之道士曰皮角在手曰在即取牛索綴如牛形以木為脚以繩繫其口驅叱遂起肥健如常道士亦不復見數年盛夏牛喘甚急牧童見之私解其口遽成皮骨而已

太和鶴駕法善龍輦

王氏神仙傳真人王君好道與妻俱入山絕人事香火精勤積數十年遇神人授以素書且告之曰爾仙名已定但奉行此道

子必為真人矣後一日上帝遣龍車鶴駕下迎白日上昇補為太和真人

高道傳葉法善天師時居四明忽見一老叟號泣求救師問之荅曰某東海龍王也天帝教主八海之寶近緣婆羅門逞幻術晨夕禁呪五月五日海水將竭夫統天鎮海之寶上帝制靈之物必為所取至日乞以丹符相救師即為飛符海水仍舊異日龍輦寶符為謝師不受謂龍曰巖石之上去水且遠若致一清泉即佳也是夕聞風雨瀟瀟之聲達旦繞山齋石渠泉水環流至今目之為天師渠

玉札賢安金書妙典

廣記魏夫人名華存字賢安晉文康公舒之女也幼而學道九經書史無不該覽年十五慕神仙吐納不辭勤苦至二十父母強令適劉又為妻生二子夫人訓誨二子成立遂告別寢修鍊勤至感太極真人及方諸青童君等降謂夫人曰太上已注子之仙名於玉札矣子其勉哉

又魯妙典者九嶷山女冠也生而敏慧及笄遇人授黃庭經而告之曰此經扶桑大帝宮中金書誦詠萬遍得為神仙但在勤心爾經云誦之萬遍昇三天千災已消萬病痊居山誦此如與千人同侶惟患人不能修妙典遂入九嶷山誦經十年真仙下降白日昇天至今仙壇石上履迹存焉

老叟蒸兒孺子烹犬

神仙傳維陽十友者家富足拉為道友遞以酒食為娛常有一老叟弊衣縷屨每造其席眾亦不拒一日酒酣謂眾曰其雖貧乏欲具一會奉酬可乎眾皆唯明日乃延入一茅舍中丐者數輩相邀環坐乃昇一巨板以油幕之揭視即爛蒸小兒眾深惡之皆不食叟曰此千歲人參也頗不易得欲以此報既不食命也各自分食乃昇天而去

高道傳朱孺子師道士王元正居大箬巖一日溪側見二小花犬異而逐之入枸杞叢下因與師掘把叢得二枸杞根壯如犬

師令烹之孺子看火三日因先嘗味又見
根爛乃食之孺子忽出覺身輕飛於峯上
雲氣擁之而去元正食其餘亦得不死今
謂之童子峯

高閣笑蟹曹操驚鱸

括異志高閣得養生術飲酒至數斗不亂

中郎中為江東漕每按部必拉之同行嘗
艤舟貴池章有九華李山人者與高友舊
因謁申延之使飲各盡二斗餘殊無醉態
高取釣竿曰各釣一魚以資語笑然不得

取蟹乃釣餌投坐前甕罇中俄頃李引一
蟹出高笑曰始釣魚今得蟹可罰也

後漢隱逸傳左慈字元放嘗在司空曹操
坐操從容顧眾賓曰今日高會珍羞略備
所少吳松江鱸魚耳元放於下坐應之曰

此可得也因求銅盤貯水以竹竿餌釣於
盤中須臾引一鱸魚出操與會者皆驚操
曰一魚不周坐席可更得手元放乃更餌
釣沉之須臾復引皆長三尺餘生鮮可愛
操使目前繪之周浹會者

馮良棄世杜契隱居

真誥馮良為縣吏自恥無志毀車殺牛裂
敗衣憤學道術抗志嚴恪州郡禮辟不就
朝廷聞三公爭讓位於良不就後漢時人
也六十七歲遂棄世東渡入茅山今在鹿

跡洞中

又杜契建安初渡江依孫策入會稽為孫
權校尉黃武二十年遇介先生授以守元
白之術遂隱居大茅之東能隱形亦數見
身出或採伐貿易衣糧而人不知

秦宜寶洞元真仙墟

丹臺新錄周亮字秦宜師姚坦得其術人
有能飛沙走石一切妖魅事亮即持經誦
呪邪物各復其形或死於左右常與神仙
遊行寶洞嘯詠終日

廣記薛元真少好道時棲五嶺謂人曰九
嶷五嶺神仙之墟山水幽奇煙霞勝異如
陽朔之峯巒挺拔博羅之洞府清虛不可
忘也所以祝融樓神於衡阜虞舜登仙於
蒼梧赫胥耀跡於瀟峯黃帝飛輪於鼎湖

其餘高仙列真神人輔相騰翥道遠者其

故何哉山幽而靈水深而清松竹交映雲
蘿杳冥固非凡骨塵心之所愛也況邃洞
之中別開天地瓊漿滴乳靈草秀芝豈塵
目能窺凡屣所履矣得延年之道而優游
其地信為樂哉

世雲羽扇玄同颺車

高道傳吳猛字世雲自鍾陵還欲濟大江
遇飄風怒濤遂以白羽扇畫水而渡眾皆
異之

集仙錄薛玄同號玄同子誦黃庭經不替

遇神仙下降告之曰子誦黃庭有功德司
累奏簡在紫虛之府因授口訣至咸通間
紫虛元君降授九華之丹曰服此當遣颺
車迎汝歸嵩山矣是夕解化無尸表奏僖
宗異之

成連刺船頤和擊石

樂府解題水仙操伯牙學琴於成連先生
云吾師方子春在東海中能移人精乃與
伯牙俱往至蓬萊山留伯牙曰吾將迎師

刺船而去旬日不返伯牙但聞水聲瀕洞
山林杳冥羣鳥悲號歎曰先生將移我精
援琴而歌頓悟妙旨成連刺船迎之伯牙
遂妙天下

女仙傳太元女姓顓名和自少行道能開
關鑰指山山傾指木木倒常將弟子行山
日暮以杖擊石石為之開便觀門戶牀帳
酒肴之物如此萬里須臾之間老少無常
後入抱犢山昇天

崇子致譽奉林閑息

真誥東卿君曰昔有郭崇子與弟兄四人
俱為惡人所擊傷其臂三弟大怒欲治之
崇子曰無用怒乃遣去此人後出仕官而
崇子致譽數數非一人往謝之而猶譽
不止其人曰我惡人也不可以受君之施
遂自殺崇子後得道而太極真人以崇子
有殺人之過不得為真人上仙耳
又東卿君曰劉奉林學道於嵩山積四百
年三合神丹而為邪物所敗乃徒入委羽
山閉氣不息於今千餘年矣猶未昇仙云

此人但得不死未能有所役使

通和青紫清虛黃赤

高道傳賀知章為秘書監開元中遇通和
先生授以丹告之曰先盟而後授然仙家
品秩如青紫階級不可驟進必以退節為
首退節則寡欲寡欲則神逸神逸則無為
無不為及此而求道猶却馬以追奔子其
志之知章後棄官乞為道士

真誥清虛真人告楊君曰夫黃赤之道混
氣之法是張陵授世人種子之術耳非真
人事也吾數見行此而絕種未見種子而
得生夫存心色觀兼行上道所謂抱玉赴
火金棺葬狗也夫色觀謂之黃赤上道謂
之隱書

涓子玉函公弼石壁

蘇林傳涓子者古之神仙也昔撫綸於河
上遇東海小童君告之曰子勤心至道外
假弋釣餌而不釣養生之全也若獲鯉魚
試剖之言訖而去涓子果獲一鯉剖之腹
中得一青玉函開視乃金闕帝君所受三

元真一之法涓子從而修之能興雲致雨
乘虛上霄

高道傳張公弼不知何許人劉法師居雲
臺鍊氣二十餘年每三元常見赴會無言
而去師因問之則答曰公弼住蓮華峯下
師與之同往至一所見石壁高直千尋公
弼叩之劃開內有天地森羅萬象張公語
其徒曰法師在此可具食作戲與師觀其
徒嚙水俄見蒼龍白象各一對舞舞甚妙
丹鳳青鸞各一對歌歌甚清仍與法師水
一盃刀圭粉和之令飲其味甘且香有頃
公弼與法師別出反顧但見石壁而已

三洞羣仙錄卷之五